



谁可相依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03134150

新工

74

内 容 封 面

谁可相依

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341508

花城出版社

(粤)新登字 05 号

谁可相依

香港 岑凯伦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)

广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八九七八六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171000 字

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1061—3/I·949

定价：5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出国留学前夕，季玫和相恋三年的男友程纪元分了手。四个月后，她便在美国仓促结婚。然而，婚后并未给她带来宁静与幸福。拮据的生活；夫妻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，给她带来了无休止的纷争和身心痛苦。六年后，当她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回头面对分别多年的初恋男友，却人事已非，旧情不再。没有改变的，竟只是她不死的期盼。

空气黏滞成一团热气球，汗水沿着背脊，成串在薄薄的衬衫里奔流。

一条花手绢早已用湿了。季玫不是个容易出汗的人，可是，今天，她光是站着，却像淌水般，全身湿淋淋的。

她站在A班教室外的走廊上，眼睛注视着B教室内，并排坐着谈笑的程纪元和那个喜欢扎马尾的女孩子。

他们足足谈了十他钟之久，而她那样站着等他，事实上也相等于这个时间。他分明知道她站在那儿，他是存心整她冤枉，的的确确地存着这样的心的。

季玫别开头去，像要把可恼的念头甩掉般，狠狠地看向别处。

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程纪元丝毫没有出来的迹象。她心中的恨意逐渐加强，若非存心修好，她不会这样忍气吞声苦守着。而他难道真的横了心，准备了结这段感情？否则为什么凭她忍气吞声，他都那副德行？

她这样等他，已经有足足一个月之久了。自从上了这听力加强班，他几乎自头至尾都在想办法折损她，即使她有错，这一个月来的委曲求全出尽够了，难道他一点出不顾念他们几年的感情？

对于她和程纪元之间的交往，她不是不曾犹豫过，然而，

就是这一两个月，他们就要负笈出国，以后天南地北各在一处，要修好、要吵架，都不是容易的事了，他怎么都不往这个念头想想？

除非他真的吃了秤锤铁了心，打算结束这段感情！

想到这里，季玫又恨恨转回头去看 B 班教室。程纪元和那扎马尾的女生，正好不约而同站了起来，两个原地又交谈了两三句话，这才相偕出了教室。

季玫僵立在原地，不知程纪元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，她不知道自己将要如何——如果他索性来个不理不睬的话，她要怎么办？就此放弃？还是死皮赖脸地追上去叫住他？

脑子里电光石火闪过几个念头。眼前却见程纪元和那扎马尾的女孩双双站在 B 班教室门口看着她，脸上的笑容冻结成僵硬的线条，隔着距离和她对峙着。

季玫的眼光，由程纪元脸上转到扎马尾的女生脸上，怨恨、委屈、懊恼、生气……千百种情愫纠缠成蛇样的啃蚀，逼得她脑门发涨，泪眼迷？；然而。自尊又逼使她将下巴抬得高高的，硬将泪水挤了回去，睥睨着那两人。

程纪元看了她好久，终于转头对身旁那扎马尾的女孩说：

“你先走——明天见。”

扎马尾的女孩看看季玫，又回头看看程纪元，无可无不可地笑说：

“那——明天见。”

说完，袅袅婷婷地走了开去，临走又瞅了季玫一眼。

程纪元和季玫就那样站着，直等到扎马尾的女孩走得不见踪影，程纪元才缓缓地移动脚步，也不招呼季玫，自顾自往大门走去。

六月骄阳，毒辣辣地炙着周身。程纪元在前面走，季玫在后撑着小花伞跟着以碎步疾走。走着，走着，眼泪不知不觉就涌了出来。视线一茫，脚底下自然踉跄，想到自己何以落得这样狼狈不堪，心里一腔恨意全涌了上来。季玫扯开喉咙，声嘶力竭叫了一声：

“程——纪——元”

程纪元缓缓回过身，看着涕？交流的季玫，皱皱眉，站定了，问道：

“你何必跟着我？”

听了这句无情的话，季玫的泪水益发不可收拾。她一横心，骂道：

“你走好了——我不稀罕！”

程纪元动也不动，站在原地，只默默瞅着季玫。

季玫哭了一会儿，知道路上难看，自己收了泪水，拿手绢收拾了一下，重新举步又步。

程纪元等她走近了，这才回身，伴着她默默地走着。一路无话，快到公车站牌时，程纪元突然站定，对季玫说：

“你不用每天下课等我。”

季玫猛地将头一抬，嘲讽地说：

“当然，那会误了你的新恋情。”

程纪元苦笑一下，说：

“你明知道我现在没心情，我脑子里全是出国的事。”

“没心情？没心情怎会每天和她卿卿我我，下课都舍不得走？”

程纪元沉下脸，半晌才说：

“你不会笨得不知道我是在避你吧？我不想吵架、不想……真的，现阶段我只想学校的事，奖学金一有着落，我马上出国！在一切未定之前，感情的事根本就是奢侈。”

“等一切定了，箭在弦上，再来谈我们的事，岂不太晚？”
程纪元看着她，脸上闪过一丝惘然，说：

“季玫，你也要念书，这时候谈其他的事都太早，谁能确定？”

“我们也可以——不一定非等拿到学位才决定我们的事——”

“我们不一定会申请到相同的学校，你的成绩一向比我好，就像英语听力一样，你考了A班，我念的偏是B班，程度永远差你一截。”程纪元难过地拧了一下，“我也不想永远和你在同一个学校，我不想继续受这种压力！季玫，你太咄咄逼人了，有时候不是因为你讲的话，而是整个人给别人的压力，反正我说不上来，但是，我真的受不了！出国以后，压力已够大了，我不想再承受这非必要的压力。”

季玫的眼泪又涌了上来，她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可是，成绩好并不是罪过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称知道，问题不在成绩本身，而在你自己的心态。你一直是一流女校的高材生，大学又是免试保送的，你心里一直有一种学院贵族的骄傲——不，你听我说——你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露出那种心态，可是，那心态却是根深蒂固，拔也拔不掉的，那已经是你人格的一部分了，你一直有优越感，有时讲话不小心就泄露出来，所以你常批评我英语差，说我——”

“我是无心的！”季玫低低喊了起来，“我不是真心要

“我知道。”程纪元苦笑着，“正因为无心才显得真实。你虽然和我在一起好多年，可是你心里还是犹豫，还是希望找一个更优秀、能匹配你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不——”

“季玫——”程纪元摇摇头，说，“何必否认？否认又能代表什么？你如果没有这个心，不会在我服役时，显得那么冷淡……我知道，你曾经和C大物理系的笔友见过面，你曾经考虑离开的事——基本上，你对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充满犹豫，对不对？”

季玫惊悸地看着这好了三年的“男朋友”，奇怪他竟晓得这许多事，甚至她和笔友见面的事，他也清楚！这个人，他那里布了眼线？

“你听我说，”季玫舔舔下唇，困难地企图解释，“程纪元——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。”程纪元摇摇头，“人往高处爬，谁叫我读的不是一流大学？”

“可是，我和你读的是同校——”程纪元揶揄地笑了笑：

“同校是同校，但你是保送的，若真参加联考，以你的实力台大没问题，我们呢，却是道道地地只能考上这个学校的。”

“我并不在乎——”

“你是在乎的，和我在一起，事实上你一直在做心理调适，只是调适不过来而已。”

“程纪元，我承认在我们交往过程中，我心里一直存在着矛盾的拉锯战，我当然希望……我当然希望男朋友优秀或怎样，可是，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，何况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

年也有感情……我是犹豫过，可是，在现在这个时期，大家都要出去了，我们……我也不相信，你和我在一起就没有犹豫过。既然这样，你凭什么一再苛求我呢？”

“犹豫或怀疑，终究难免。可是，有没有把心里面的犹豫化做行动，那才是重要的。有了行动，叫对方谅解，未免太强人所难。”程纪元讲到这节骨眼上，显得非常固执。

季玫被说到秘密，脸上一红，嘴里？自软弱地强辩：“所谓的行动，也只不过见了两次面，大家像普通朋友一样，以后也没有再联络了。这件事，所有经过就是这样，我也不瞒你；事实上，整个事件根本不值得你生气。而且，在一开始写信时，你也是知道的，你并没有表示反对或不高兴……”

“我能表现得那么没风度吗？”程纪元嘲弄地笑笑，“可是，我们既然在一起，你就应该主动考虑我的立场和心情。”

“可是，笔友那件事，根本没什么特别，绝不像你想像的那样。”

程纪元笑笑，说：

“我才懒得想像。不过，我想你们见面之后，没有更进一步发展，一定不是因为顾虑我的缘故。我猜想原因，只是你们互相看不上眼，或者某一方看不上另一方而已。对不对？”

程纪元看看季玫，也不等她回答，脸一沉，又自顾自说了下去：

“我不能忍受，自己是经过比较之后才雀屏中选的，那也叫感情吗？”

季玫思潮起伏，好半晌才恨恨地说：

“程纪元，你真是既小气又自私，你的想法未免全是大男人主义，你不能忍受女朋友功课比你，又不能忍受人家偶

然间的言语失误……而且，我也不相信我们交往时，你一直都是忠贞不贰，我想你不健忘，总还记得农经系的陈爱梅事件吧？为什么你去参加他们的舞会，舞伴刚好是她？如果不是大头跟我说舞会碰到你，我还以为真的如你所说的回台北了呢。”

程纪元脸色微微一变，说：

“那是大三的事了，我们才刚开始走得近些，也还没固定下来。”

“那么，那时是谁每天在女生宿舍站岗，还不准我一个人去参加英风社郊游的？你可以要求彼此共同遵守某些条例，可是总不能用两种标准来要求别人和自己吧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这是你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男女观吗？”

程纪元不说话，停了好半晌，才说：

“我们之间，既然发生了这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的事，表示我们彼此经不起考验，我们的感情还不够深厚；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再仔细考虑一直？”

季玫难以置信地瞪着他：

“这都是感情过程里发征的一些怀疑和挣扎，可是也不能就这样武断地判定我们彼此的真诚度。除非——除非你另有想法？”

“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。只是，我现在面对的是出国的事，有一大堆烦恼该烦恼，实在不能也不想再去烦其他的事了。何况，我们之间，事实上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，你母亲一直不满意我，我家对你也一直……我们似乎都该再仔细想想……”

一股气入上冲，季玫的脸由红转白，好半天才颤抖着声

音说：

“这全是你的遁辞，程纪元，你刚刚讲的，如果该考虑，早就应该考虑了，到了现在才拿出来当挡箭牌，分明表示你不真心……何况，在一起的是我们两个人，他们到底不是当事者；而且，我们远在国外，事实上他们真有什么，也鞭长莫及——”

程纪元拿眼看着不远处的公车站牌，收回眼光，看看腕表，旋即又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尖，这才说道：

“季玫，我不否认你指责的一切。可是，我很坦白告诉你，希望你能谅解，也不要生气。要出国了，这件事使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有了重新考量的机会。老实说，我有时相当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这是不是叫爱情呢？为什么没有轰轰烈热的感觉？为什么有时令人觉得疲累？也许，分开一段日子，隔着空间和时间，我们终能明白，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而且，那时，说不定我们也都成熟了些，更能愉快的、全面的接受彼此。”

“可是，隔那么远——”

“如果是真正的感情，不会在乎中间的距离的，何况，都同在美洲大陆上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，一起出国，一起在一块？”

程纪元摇摇头，说：

“分开一段时间对我们好，彼此再看看新世界，交交新朋友——”

“程纪元！我明白了！”季玫声音凄厉地叫着，“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分手，就表示我们这辈子永不再见！永远、永远都是陌路人了！”

话一说完，季玫摔下程纪元，扭头便向公车招呼站走去。

“季玫——”程纪元在后喊了她一声，见她昂然走去，脊背挺得钢板也似的直。叫得一声，自己愣在那里，既未追上前去，也不曾再叫。

一部公车驶来，也不知是否季玫该搭的那部，只见她小伞一收，匆匆跨了上去。车门半关不关，公车“呼”的一声便匆忙开走。

程纪元站在那儿，目送着公车离去好半天移不开脚步。

二

接下来的日子，像信守自己说过的话一样，即使近在咫尺，甚至擦身而过，季玫都不曾再和程纪元讲话或打招呼。她好象完全不认得这个人似的，又好象对他视若无睹，每天来去匆匆，更加用心地在增加自己的听力。

这一个月委屈修好，直到那天，程纪元清清楚楚对她说了“暂时分开”的话之后，她才发现，原来大学时代的那份感情如此经不起考验！

程纪元比她大一班，本来系馆和农学院来来去去，大家偶然碰头招呼一下，很寻常的“认识”而已。到了大二下，参加他们班举办的烤肉，才觉得印象深些。没想到隔了两天，他到女生宿舍门房那儿找人了。

还记得是初夏，她毫无心理准备地跑到传达室，一眼看到愣头愣脑、手足无措的程纪元，她竟傻呼呼地问了句：

“你怎么来这里？找谁？”

话一出口，见他满脸尴尬，又见传达室内没有别人，她恍然大悟，不觉脸都红了，结巴地说：

“你——找我？”

他来约她去看电影。

她还记得他如何困难地把这简单的邀请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出来；她更记得，她如何在三月晴碧如洗的黄昏下，坐